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 
第十四回 煬帝讀史修城 慶兒拯君魔夢

詩曰：天地生財只此數，不在民間即官庫。

民間官庫一齊窮，定是好興土木故。  
好興土木亦何為？只為誇強與逞富。  
誰知強富有盡時，土木之工實無度。  
前工未了後功催，東續才成西又務。  
城曹土國不及終，早已雷塘造墳墓。  
嗟嗟此事豈人能！蓋亦天心使之誤。  
不然何以夢魂中，歷歷告人如有數。

話說煬帝自宮人剪彩為花之後，心下十分快暢，便日日在西苑與眾夫人飲酒賦詩作樂。眾夫人卻也百樣奉承，但見樹上一朵花，一個葉，顏色稍稍慳些，即暗暗的將新鮮的換去。故此苑中再無個冷淡日子。煬帝見光景可愛，一發淫蕩起來，也不論夫人、美人、宮人，遇著巧，便一概受用；也不管黃昏、白晝、清晨，有興時，便恣心玩耍。就像狂蜂浪蝶一般，日日在花叢中遊戲。酒杯兒何嘗離手，絲與竹不曾停聲。眾美人因煬帝留心裙帶，便往往求新立異來蠱惑煬帝。或是詞賦勾挑，或是機鋒播弄，將煬帝的精神魂魄，都引得虛飄飄不知著落在何處。正是：

紅裙原是迷魂陣，況復柔魂不耐迷。  
終日昏昏君莫笑，已拼白骨委沙泥。

煬帝因秦夫人有剪彩巧思，故常常臨幸。這一日，煬帝與秦夫人，微微的吃了幾杯酒，同攜手走出院來，沿著那條長渠看流水耍子。原來這清修院，四週都是亂石壘斷出路，唯容小舟委委曲曲搖得入去。裡面種許多桃樹，彷彿就是武陵桃源的光景，果然有些幽致。二人正賞玩，忽見細渠中蕩蕩漾漾，飄出幾瓣桃花來。煬帝忙將手指著說道：「有趣！有趣！」心下只疑是秦夫人剪彩做的。說汝了，這幾片流出院去，上邊又有一陣浮來，又有許多胡麻飯夾雜在中間。秦夫人看了，轉大驚道：「是哪個做的？」煬帝笑道：「不是妃子妙制，再有何人？」秦夫人正色道：「妾實不知。」煬帝哪裡肯信。秦夫人忙叫宮人將竹竿去撈。撈起來看時，卻不是剪彩做的，瓣瓣都是真桃花，還微有香氣。煬帝方才吃一驚道：「這又來作怪了！」秦夫人道：「莫不是這條渠與哪個仙源相接？」煬帝笑道：「這渠是朕新挖，唯與西京的太液池相接，哪裡有什麼仙源？」秦夫人道：「若不與仙源相接，如今隆冬天氣，怎得有真桃花流出？」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笑了又笑，想了又想，再沒處理會。秦夫人忽想道：「有一個區處。」煬帝道：「有何區處？」秦夫人道：「妾與陛下撐一支小舟，沿渠一路找尋上去，自然有個源頭。」煬帝道：「妃子說得有理。」遂同上了一支小小船兒，叫一個宮人撐了篙，穿花拂柳，沿著那條渠，彎彎曲曲的尋將進來。只見水面上，或一片、或兩瓣，斷斷續續，皆有桃花。煬帝叫將船隻檢有花處撐。過了一條小石橋，轉過幾株大柳樹，遠遠望見一個女子，穿一領紫綉衫子，立在水邊。連忙撐近看時，卻是妥娘在那裡撒桃花入水。正是：

嬌羞十五小宮娃，慧性靈心實可誇。  
欲向天台賺劉阮，沿渠細細散桃花。

煬帝看見，大笑道：「我道是哪個？原來又是你這小妮子在此弄巧。」妥娘笑吟吟的說道：「若不是這幾個桃花片兒，萬歲此時不知在哪裡受用去了，肯撐這小船來尋妾？」煬帝笑罵道：「偏你這小妮子曉得這般作怪，還不快下船來！」妥娘下得船來，秦夫人問道：「別的都罷了，只是這桃花瓣兒，從何處得來？」妥娘笑道：「這還是三月間樹上落下來的，妾閒時掃來，將蠟盒兒盛了耍子，不期留到如今，猶是鮮的。」煬帝道：「留花還是偶然，你這等小小年紀，又不讀書識字，如何曉得桃源的故事？又將胡麻飯夾在中間？」妥娘帶笑說道：「妾女子書雖不讀，桃源記也曾見來，萬歲就欺負妾字也不識。」秦夫人因問道：「桃源之事，其說渺茫，不知可曾見於書史？」煬帝道：「《漢書》、《晉書》，朕曾看過，俱不見載，只有《秦史》倒不曾留心查得。」就要叫近侍取書來看。秦夫人道：「書在何處？」煬帝道：「觀文殿就有。」秦夫人道：「何不同去一看？」煬帝遂叫喚了一支大船，竟撐到觀文殿來。這觀文殿中，有五庫書史，四壁圖書，縹緗滿架，渾如天祿石渠；翰墨成林，勝似西園二酉。真個是：

虞書堯典，周易毛詩。  
禹湯所尚，孔孟之遺。  
莫言糟粕，斯文在茲。  
倘能自振，作君作師。

煬帝到了殿中，便叫取《秦史》來看。掌牙籤的太監慌忙將《秦史》取了，排在龍案之上。煬帝與秦夫人各取一冊觀看。看了一冊，並不見桃源事跡。煬帝再拿一冊看時，卻是始皇的本紀，原無心要看，因略看兩行，見他巡行天下，封禪泰山，赫然震壓一時，早有幾分羨慕之心，便只管看將下去。忽看到起天下人夫築萬里長城，心中快暢之極。猛然拍案說道：「英雄作事，自然闊大。」秦夫人問道：「哪個英雄，作何事業？」煬帝道：「秦始皇欲防胡人，便築起萬里長城，為後世之利；若不是真正英雄，如何有這般大經濟！若使後世這些迂儒為之，便大驚小怪，也不知有許多議論。」秦夫人道：「陛下之見，高出尋常萬萬；但不知這一道城，如今還有用否？」煬帝道：「如何無用！自秦時至今，七八百年，胡騎不能長驅而入者，皆此城保障之功也。」秦夫人道：「既有七八百年，只怕也都崩坍壞了。」煬帝道：「正是，朕也想不及此；若是壞了，便可惜他蓋世之功，朕決然要與他修補。」一時說得高興，也不查什麼桃源。遂別了秦夫人，上輦回宮。坐在便殿中，宣群臣來商議道：「秦始皇這條長城，乃西北一帶保障，近聞得各處俱有崩坍，此係大事，卿等何不奏聞，早加修葺，以壯天朝威武。」丞相宇文達奏道：「長城崩坍已久，因歷代無明主，故無人修葺。此非常之事，臣等不敢輕議。今幸陛下明見萬里，慨慮及此，若肯補其傾頽，堅其隄壁，使煥然一新，真萬世蒼生之福也。」煬帝大笑道：「此城朕若不修，再有誰人肯修！」

遂傳旨著尚書左僕射蘇威為修城都護，司農卿宇文弼為修城副使，提調江、淮、吳、楚、襄、鄧、陳、蔡並開拓諸州，起天下人夫一百二十萬，修築長城，錢糧隨處支給，限二月完工，違旨者斬。卻說蘇威自保留高、賀若弼，被貶回籍，後因虞世基、宇文愷交薦，仍復原官。當日聞知差他修城，忙出班奏道：「臣聞始皇築長城於絕塞，連延一萬餘里，費無數錢糧，勞無數人力，致使男鰥女曠，婦寡子孤，怨氣沖天，哭聲滿野；故盜賊蠱起，楚漢並興，城未築完，而父子俱亡，江山社稷，已屬他人。此乃暴秦亡國之事，聖明王，切切為戒者。陛下奈何聽狂夫容悅之言，無故興此大工？況在德不在險，若此役一動，恐天下敗亡，不在亡秦後也！願陛下熟計之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前日朕要選美女。你說選了美女，國家就要敗亡，朕如今五湖十六院，兩京四十九座離宮，內中的美人豔色，不下有數萬，國家日益強盛，如何不見敗亡？朕今修築長城，為萬世不拔之基，安敢又來攔阻！」蘇威道：「臣忠言陛下不聽，若差臣去修城，臣雖死亦不敢奉旨。」煬帝道：「滿朝多少臣子，偏你會修！」遂叫左右將蘇威逐出，就改命升宇文弼為修城都護，再敕宇文愷為修城副使，務要修得堅固齊整，二人謝恩領旨而出。遂行文天下，起人夫，吊錢糧。西邊從榆林起，東邊直到紫河方止。一路透透迤迤，足有萬里。凡是崩坍，都補葺起來；但有頽敗，都修整好了。若是十分傾圮倒塌的，便重新築過。可憐朝廷動這一場工夫又不知喪天下多少膏脂，填百姓多少白骨。後人有詩感之曰：

禹王治水爭言利，煬帝修城盡道荒。

功業相同仁暴異，須知別自有商量。

宇文弼與宇文愷不管民疲力敝，只是一味嚴刑重法的催督。畢竟隋家天下富庶，被他二人晝夜苦逼，真個的不上兩月，將一條萬里長城，修得齊齊整整。隨寫表申奏煬帝。煬帝鑒表大喜道：「朕功不減始皇矣！」遂加升二字官爵，厚賞督工士卒，便要發車駕北狩，巡視長城。蕭後諫道：「目今天氣炎熱，巡狩恐勞聖駕。稍俟秋涼，未為遲也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遂同蕭後駕了兩乘小香車，到景明院來納涼。原來這景明院，是苑中第一院，開門雖向龍鱗渠，轉進去三間大殿，卻是向南，正壓在北海之上，窗牖弘敞，直受那北海的南風，到夏來甚是涼爽可愛。當日院主梁夫人接住，在忙安排些瓜果，先來與煬帝、蕭後小飲，也不吹，也不唱，只燒些龍涎好香，煮些鳳團新茗，說些可喜的閒話戲耍。煬帝因南風吹得暢快，忽想說道：「昔舜王當長夏之時，披衫衣鼓琴，與娥皇、女英二人相從為樂，千古以為美事。朕今日殿閣生涼，單紗御體，自顧不減當時，又有御妻與妃子，何異堯之二女？但愧朕不能理絲桐，奏南風之曲耳。」梁夫人道：「何必定要相同？舜王有南風之曲，妾記得陛下也有白苧之歌，私教杏娘，今日正當其時，何不召杏娘來歌一闋，遠追虞帝之風？煬帝笑道：「此歌朕已忘情之矣，妃子倒還記得。」遂叫近侍去召杏娘。杏娘乃是文安院的美人，年雖幼小，卻知書識字，生得柳眉杏臉，柔媚可人；煬帝又愛她的模樣，又重她的聰明，但是做的歌兒詞兒，都叫她記了，就像煬帝的一個奚囊。她真個敏慧，凡有詩詞，只消煬帝讀過一篇，她就記在心裡，終生不忘。這一日聞煬帝召她，慌忙鬆縮烏雲，輕拖絳，同近侍到景明院來見煬帝。煬帝問道：「朕前日南幸，曾制一曲江都夏的白苧歌，你還記得麼？」杏娘道：「陛下金玉之章，妾時時捧誦，如何不記得！」煬帝喜道：「既然記得，可嬌歌一遍，消此長晝。」杏娘領旨，即啟朱唇，翻貝齒，細細的按節而歌。歌曰：

梅黃雨細麥秋輕，楓樹蕭蕭江水平。  
飛樓倚觀軒若驚，花簾羅帷當夏清。  
菱潭落日雙鸂鶒，綠水紅妝兩搖漾。  
還似扶桑碧海上，誰肯空歌彩蓮唱。

杏娘歌罷，煬帝大喜道：「朕已忘了，虧你倒記箇字不差，這樣聰明可愛！」遂將自家用的一把龍邊金扇賞她。杏娘謝恩未了，忽一陣荷風從簾外吹來，吹得滿殿皆香。蕭後道：「香從何處來？這等有趣！」煬帝忙叫捲起簾子，親攜了蕭後的手兒，走出殿外來看。只見有三二十隻小船，船上滿載荷花，許多美人坐在中間，齊唱彩蓮歌，飛也似往北海中搖來。原來都是十六院美人宮女，見日長無事，大家約了到五湖中彩蓮耍子，見日落風起，一齊回棹，故滿船的香氣隨著風兒，都飄入殿來。煬帝望見大笑道：「這些宮女人，倒會這般取樂耍子。」蕭後亦笑道：「皆賴陛下教養之功。」煬帝又笑道：「還虧御妻不妒之力。」笑說說了，那些船早望見煬帝在景明院飲酒，便不收入渠中，一齊爭先趕快，亂紛紛的望殿邊搖來。搖到前面看時，大家的紅羅綠綺都被水濺濕了。煬帝與蕭後鼓掌大笑了一回，都叫入殿來，每人賞酒三杯，然後散去。正是：

宮中行樂萬千般，不放君王半刻閒。  
才向薰風聽豔曲，又看宮女彩蓮還。

梁夫人見煬帝遊戲了半晌，酒都醒了，連忙又傾佳釀來勸。煬帝又見光景快暢，又見殿中薰風拂拂，全無半點暑氣，同蕭後、梁夫人說說笑笑，不覺又吃了個爛醉。大家走起身，迎著風，立了半晌，忽然困倦起來。煬帝遂同蕭後到碧紗廚中去睡。梁夫人也就在旁邊榻上倒著。一來日長，二來都有幾杯酒意，放倒身不覺都沉沉睡去。煬帝一覺醒來時，微微的月色已照在紗廚之上，及看蕭後與梁夫人，她二人尚甜甜未醒。煬帝全不打動，竟自走出殿來。宮人看見，就要去叫梁夫人，煬帝搖搖頭兒不許。只吃了一杯茶，便走出院去。只有王義看見，隨後跟來。此時天氣暄炎，又有微月，各院多不掌燈。煬帝帶了王義，信步到各處閒行，也不問是哪裡。忽一陣涼風，吹得梧樹葉兒颼颼有聲。煬帝知是秋聲院，遂繞著那帶梧樹，折入院中。原來秋聲院夫人姓李，小名叫做慶兒，為人性格溫柔，再不與人爭競，因此煬帝十分喜她，只叫她做慶兒。這一日因貪涼風，遂移了枕簟，臥在南軒簾下，不覺昏昏睡去。

煬帝到了院中，不見一人，就悄悄的走將進來。到了南軒，只見慶兒仰臥在簾下。才待將手去戲她，忽露出月光，正照著慶兒臉兒，只見她喘息促急，身體慄慄而動，就像慌忙要叫的模樣。煬帝知她是被夢魘了，忙叫王義將她喚醒。王義走到榻前，連叫了七八聲，慶兒方才醒來，已掙得滿身是汗。煬帝親自將她扶起，坐了半晌，方才清白說道：「妾夢中被魘，不是陛下喚醒，此時心已碎矣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夢中有何急事，這等慌張！」慶兒道：「妾夢陛下有些不吉，妾不敢說。」煬帝笑道：「聖天子有百神相助，怕什麼不吉！便說何妨？」慶兒道：「妾就夢見陛下如常時一般，攜了妾臂，到十六院去閒遊，一院一院游過，都照舊是笙簫歌舞的取樂；不期游第十院，陛下正在殿上飲酒，忽半空一條白龍從雲端裡掛將下來。向陛下的項下團團的圍繞了一遍，依舊飛上天去，倏然不見；忽回頭，又見殿四角上開了無數的李花。將陛下圍在中間；陛下正看花飲酒，又忽然一陣風起，再氣那花時，卻不是李花，都是烈騰騰的火燄，頃刻間殿宇被燒著，陛下卻坐在火燄之中，不能得出。妾嚇得魂魄俱無，四下呼人救護。正在急難之處，卻得陛下喚醒。此夢不知主何吉凶？」煬帝沉吟了半晌，自家也曉得有些不祥，轉強解說道：「此乃大吉之兆也。」慶兒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煬帝道：「龍乃君侯之象，白龍盤繞，四海來朝也；李花圍繞，富貴可知。夢死者，生之兆也。火有威烈之勢，朕坐其中，擅天下威烈之權也。非大吉而何？」慶兒聽了，方才歡喜。王義奏道：「夢寐渺茫，吉凶難料，只望陛下修德以勝之。」煬帝道：「汝言亦自有理。」正是：

夢已分明告，君胡強解疑。  
到頭須自受，不識是欺誰。

三人正說話間，忽見兩對碧紗燈籠，照入院來。原來是蕭後與梁夫人睡後醒來，不見了煬帝，有宮人看見到秋聲院去，故此找尋將來。慶兒望見是蕭後，慌忙起身來迎。蕭後走到面前，煬帝笑問道：「御妻睡熟，朕悄悄走來，何以得知在此？」蕭後笑道：「妾夢見陛下悄悄躲來，故同梁夫人也悄悄尋來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慶兒的夢才說完，又到御妻來說夢了。」蕭後道：「李夫人有何夢？」慶兒即將前夢細說了一遍。蕭後又問道：「此夢主何吉凶？」煬帝亦將解夢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蕭後說道：「既是大吉之夢，何不將酒來賀喜！」大家齊笑起來。慶兒當真叫宮人去排出宴來。大家也不點燈，就在月明之下，團團而坐。月初起時，猶朦朦朧朧不甚明白，坐了一歇，不覺微雲散盡，就如金鏡一般，照得軒前與白晝相似。煬帝看了笑道：「嫦娥這般有情，知道我們在此飲酒，故此放出這樣清光，豈不比清秋時節還皎潔幾分？」蕭後亦笑道：「嫦娥又說陛下有情，曉得她月宮寂寞，故置酒在此陪伴。」梁夫人道：「嫦娥若有情，何不下來共飲一杯？」大家正說風話，飲酒耍子，只見慶兒用手指著天上說：「你看嫦娥當真飛下來了。」煬帝與蕭後忙抬頭看時，只見月邊團團的擁起有幾百條彩雲，紅黃輝映，就如五色的羅綺一般。霎時間，忽見一片彩雲團團如蓋，從月中飄飄漾漾飛將下來。將到面前，再一看時，不是彩雲，卻是一個仙女，騎著一隻彩鸞，竟往院中飛下。不多時，正正的落在席前。煬帝仔細一看，只見那仙女生得長鬢淺黛，別有風情，不是人間窈窕。但見：

煙鬟雪貌紫霞衣，天上飛流世上稀。  
自是蟾宮傳信至，莫猜巫峽雨雲歸。

那仙女下了彩鸞，竟走到煬帝、蕭後面前，深深的裨衽而拜。煬帝又驚又喜，慌忙同蕭後起身答禮道：「仙子莫非月殿嫦娥？」那仙女道：「妾非嫦娥，乃嫦娥侍兒，嫦娥聞皇帝得一佳夢，特令妾來奉賀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嫦娥乃月殿天仙，朕不過人間帝主，仙凡迥異，何敢當如此用情！」仙女道：「人間帝主，非有仙骨，不能得也，何分彼此？」煬帝見仙女神情瀟灑，了無塵俗之韻，不覺淫心勃動，便笑笑說道：「既蒙仙子下臨，就同此一坐何如？」仙女道：「君不可褻，使不可狎，這個如何使得！」煬帝笑道：「何敢狎？不過片時相親耳！」遂要將手來攬。仙女道：「皇帝休忙，嫦娥將自來也。」煬帝急抬頭看時，那仙女早已

跨上彩鸞而去。正是：

意蕩花能作祟，情癡月亦迷人。  
豈是外來妖孽，總由自己精神。